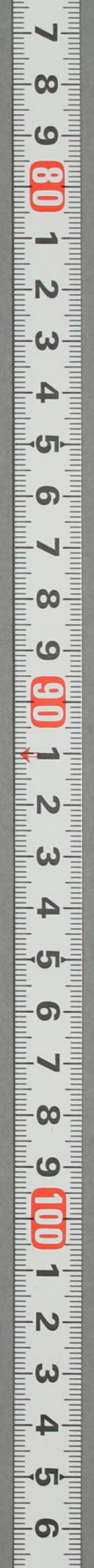


狹南集

坤

暑
氏

16
659
2



16
659
卷之



好秀存書法孫
永世無紛失所
持堅門外不出

狹南集卷之三

序
送秋歸德序
武登
藤忠休明夫著

離羣之有害乎學者也亡論羣處則作之離居則輟
之之比以子夏氏之賢而猶過矣况下焉者非討論
切磋之功則終不免固陋而已何者孔門之徒恭勤
不倦者固也然貧窶如顏子未嘗聞雪螢代燭而其
志在製錦則縱不從事於國而多為宰於邑未嘗有
閉戶絕交者豈啻孔門之徒哉歷代諸名家亦皆然

矣而彼映雪聚螢人所謂閉戶先生者可不曰之精
勤過絕邪然其學竟不能出孔門之徒及歷代諸名
家之右者蓋陷乎固陋也因此念之離羣之於學者
害莫甚焉秋歸德今茲從侯駕歸豐之佐伯佐伯距
此二千里而遠既離羣也然在歸德則無害抑其君
好古之篤也以列侯富貴未嘗聞有他好恒引熊耳
瀟水兩先生而師之不取下問唯學是耽則列暫御
助侯之雅尚者從歸德輩率不乏才子而歸德特事
兩先生已升堂則殊遇推而可知已念侯之在封弋
獵馳騁非其樂矣唯是聽政拊循之餘密爾娛斯文

諸才子斯陪遊朝妙思六經夕討論百子有大似小
山梁苑之盛時耳又且舊封累世之富遠則山川之
勝近則園囿之美寧乏幽賞乎而造化之工隨時改
觀迺筵助興則于花于月于風于雪何賦之不成而
首授簡者非歸德誰居盛哉勉之夫人自若而歸鄉
者非夫也今歸德志業已成以其所業得於上行且
得異寵則自親族故舊皆喟嘆當爲榮之余與歸德
有同盟之誼喜其行無離羣之害而有美譽也送以
此言

送源規卿序

蓋國家之制大番十有二隊隊帥一人屬三等而歲四隊番衛于京師與浪華京師二隊以初夏爲代浪華以中秋也每隊三歲而一往京師又三歲而一往浪華而往來威輝之盛亡論乎郵長役夫之奔走凡所經過小大之吏往往出迎道左及入諸侯地亦迓勞之使里至則長途之行無處而不有負弩矢先驅者而遇之途者雖大國諸侯不得不爲避三舍其爲帥者最貴重也列侯半雜焉雖然有歷數官而至此者有從此進而遷他者則木率不久於任而屬官者多世稱大番之家父子相繼在其職則官事之習

行役之熟帥不若矣又且帥最貴重也其喜怒非郵長役夫所得而知也然則郵長役夫之所懼在屬官與帥之有司歟而屬官者特久於其職則雖不遇目前之怒豈得無慮後患乎已慮後患則無理無非唯命是聽拜手稽顙以求嬖者勢之所不免也於是乎勇壯之士唯武威是張以使人畏憚爲榮者亦唯勢之所以至也雖然如斯皆滔滔者所爲也源規卿家世爲大番屬官而好學善詩先是三歲出在京師盡詩京師之勝寄贈東都于管習之是歲也余越在乎田間適東觀其詩管氏宅以與規卿有同社之好篇

篇擊節竊喜盛哉吾輩之耽佳句也使此詩傳京師
縉紳之間翕然曰和者少則豈唯自得名譽乎大足
輝東都右文之化矣既而今歲秋復出適浪華臨別
言曰吾子之於此行不爲所謂滔滔者所爲不足復
言姑以嚮在京師所爲推之最有懸殊者矣凡聞尋
常之士番衛在兩都城中狀昭代祗役之間徒然
恒倦其間不知所以爲寤寐唯求酒肴欲聊慰鬱勞
無一絃聽耳無一妓視目則不慊於心及適出城外
偏作冶遊態振威於酒壚罄歡於倡家還則恨其樂
不可屢罷倦之情益盛而鬱陶不樂如在遷謫然云

抑思惟吾子狀乃昭代祗役之間超然獨愛其間
不廢其所好寤寐唯誦典籍至其意所適無一味思
白無一感生心則欣然獨笑及適出城外偏作幽隱
態探勝於山水縱情於眺望還則詩其賞不可止文
雅之思益盛而清靜寂寞如在蓬蒿然而已若有然
言者歟我大番之爲任固國家干城也况出在兩
都非赳赳武夫安得衛不虞奚爲耽文辭之爲哉言
者豈知之有文者必有武備吾子勿意
同書送華亭師序同賦如善一旦念好恨不語
古者送人以言也爲道同矣如孔子於子路及顏淵

與子路亡論雖老子於孔子既見問禮則不可謂無同者也又雖道不必同親戚故舊一旦分袂則不能無離別之感既有感則文儻詩可以寓其情也若夫道不同無親舊之誼則其言也妄矣文與詩亦虛辭而已華亭師與余相識僅數月而師將遊于相中微余送行之言余始而謂我之於師道不同交未久何言哉中而謂我之於師雖道不同交未久傾蓋如故屢相晤語則文儻詩可以送行然師以不住爲道以愛離爲戒離別之感不可得而述亦將何言哉終而幡然改謂不可不言也蓋余之於師也以斯文相識

則不可謂無同者况師特善詩每會談之未嘗不造鄰賞對而論詩如論禪余不窺師之妙悟乎其道而欲察之乎其詩夫相中天下一名區而自古騷人墨客多遊于此則述作已備矣雖然師道人也觀物之意興豈不有異於操觚家有爲之徒者乎言詠亦自超然矣余既欲察師之妙悟乎其詩此行也遊覽已所遍天眼通者不與論唯是詩興之所發見彼正法眼第一義乎其篇此所望于師也遂送以此言

送街萬里序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三十有室禮之定制也故陳

平困負郭長求取婦原憲居環堵褐塞二室擔束薪
 士臥牛衣生亦有羞之怒之之妻街萬里既過三十
 而不娶傲閉戶於孫敬恭勤不知倦其惜寸隄也每
 賞會盛坐援而止之而不止或至失雅量矣余常恠
 萬里學聖人之道何為廢大倫且不欲有夫妻子母
 之屬人情哉既而今茲將西遊也不獨不如世俗於
 行有離別可憐之色無復託其妻子於其友之煩千
 里之行飄然如歷一土塊臨別謂余曰何以贈我余
 曰吾子之廢大倫果為此行乎蓋平生苦學密爾成
 章試之周遊之際所遇山水聞其奇絕實一大盛事

哉曰之廢中權亦可矣歟向之所恠今也使我傷懷
 拘拘禮制之常畜妻子於窮巷中失遠遊於強壯時
 及老疾俱至外無篇章以傳不朽內無畫圖以供臥
 遊碌碌與鄉人為羣者非夫也勉哉此行固俾潘氏
 專美晉代及歸解裝當令人知廢大倫失雅量之為
 將大有為余贈吾子止於此矣吾子亦處我以當刮
 目相待哉

呈大僧正緣山堂公序

堂公初自緣山學黌甲座出主深川靈巖寺也忠休
 時寓山側與會下學徒日往還審之聞朝命下於

公闔山悅而信之計日待卓錫既至讚稱德量不容
口及初建法幢觀大衆作承當句祝稱公後爲貫首
乎三緣華頂兩山如出一口而期緣山者十之七八
也是不唯阿山主欣戴其德之所致也忠休亦稍與
其徒遊因時時謁公德量醞藉心醉以爲學徒之言
不可間也先是殿堂罹災烏有也公以再建爲住初
第一之願經營數歲指期不違已成而復舊觀矣於
是公法階亦進將移賜紫擅林一旦遽然去而隱遁
援而止之而不止蓋公之隱德有自損不害於人之
遠慮然云雖然自黃衣擅林未必進三緣華頂貫首

既移賜紫擅林則定以次可進故在黃衣待移賜紫
如農夫之望歲常情所不免也而公棄之如脫敝屣
遂得空菴於驪山下居焉忠休間往謁或遇諸塗唯
有一沙彌侍坐隨行與凡老僧不異而公猶驩然不
見小怨尤介意一日過忠休之廬憇息晤語而去也
會業生徒恠其不凡問其故而無不痛惜者况於親
炙者乎忠休常謂曾聞釋門說起立塔像得無量福
我儒亦曰作善降之百祥起立作善如公而無福祥
報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我亦有惑於公既而寬政二
年庚戌冬傳通院主闕例當自賜紫擅林轉移而

朝命特下於公固辭不得遂出住焉四年壬子春重奉朝命主緣山例爲大僧正聞者翕然曰國初以來從隱遁出而爲大僧正唯祐天與公而已也嘆稱不息於是乎前所惑水釋謂先時公自靈巖以次進而至于今乎是平平而已夫德已立功已成而中道而廢所人難處而公浩然去行隱德而陽報顯于今則德美倍蓰乎以次進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公之廢興有近似之然則初大衆作承當句同然期緣山貫首亦不唯欣戴其德是天使大衆言之乎公之廢興與天也

公豈動心於禍福乎一日忠休往謁所望尊儼就則醞藉如舊徐徐曰不圖我至乎此矣忠休頓首曰請奉賀詞乎公莞爾曰善遂以鄙懷序

酒玄德七十壽集序

鑿之於詩歌連誹固緒餘而已然有性雅才優耽樂所好吟詠不倦廣會風人而無害乎業者又有錐性雅才優無外丰祿衣食治療劬勞奔走不得遂其性馳其才者又有性麓才劣不解風騷興致以仁術爲射利具唯富是求華其屋麗其服傲然誇俗間睥睨雅人者又有性麓才劣強側雅交末列竊風流名出

入豪族富家爲售業階梯聞他集篇章不問請與不請知與不知以贈遺爲榮亦不必自裁倩人覆其拙及自有集不論知與不知廣徵之四方募以錢帛乞諸名家作誇其多者豈唯鑿哉凡輕薄之徒貪虛譽者天下皆是也可謂風雅之賊耳後筑米藩醫官玄德酒先生嗣三世業襲其祿夙揚濟美譽老全殊遇寵而其吟詠不倦廣會風人自少至老耽樂如一日今茲享和壬戌夏七十誕辰大開壽筵以會親舊於是乎方來賀章詩歌連誄總數百篇分部錄之屬序余余爲言此集非如輕薄之徒貪虛譽者比兼審先

生所以優遊樂餘年之由云爾

送田玄潤序

醫之本於學也猶工之利其器乎工不利其器則其事不可能醫不求於學則其術不可精雖然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人慎物齊豈唯學哉貴世業必有所傳也雖則有所傳苟不本於學則於用之治療不有似代大匠斲者傷其手乎田玄潤之於醫自幼師事鈴玄長鈴氏數世之醫家而少長其塾則累世所傳其教不肅而成者也居恒侍調劑及製藥代診不暇遊學于余門數歲日夜不怠比過弱冠經傳粗通誦

好賦詩屬文余感其精力過絕疑或疎其學時時問
試問之方書頗博涉議論亦精覈也然初出居市井
拙求容悅於富家慚騁聲聞於虛譽唯學是勤衆未
信之則請診治者稀而無由見竒効爲庸人兒女所
輕侮不得與俗醫等貧罄與母氏居育鞠之勢殆將
顛覆猶能盡其歡不廢其學余私以爲是所謂不爲
困窮而改節者也惜乎其不逢知己逢必興焉旣而
出仕丹南侯侯好古篤學玄潤以學當於君治療行
乎闔藩數有効驗余聞之不覺抵掌曰玄潤旣逢其
君矣從是當雪久屈之辱發持滿之業今茲秋侯以

大番帥例衛於阪城玄潤從駕送以言曰人之遇不
遇有命有時數不當遇則才能不可得而馳故諺曰
力田不如逢年誠哉子之業不售於市而行於藩無
他遇不遇命有時也勉哉此行蓋大番衛於兩都雖
武備儼肅聖代至治非有戒心又無它交則帥以
下小大屬官衆技好所爲一歲之功倍蓰生平數歲
者我曾有見聞况子之君篤學乘間與諸臣論議經
傳歷史諸子雜家日夜改端儻及軒岐之術則子之
所專攻荅問如響應聲使坐者敬服侯亦當前席以
之傳聞人豈不欲請診治乎念一隊在兩都掾屬集

處一府人不為不多而周歲祇役長途往還不能無病者子療之必有効使各曰吾帥有醫術學兼精豈唯一身之榮哉實侯家之光而子所以報知遇之恩之職分也時哉弗可失

陵南印譜序

蓋人之於書貴不必巧賤不必拙而凡觀貴人之書殊異乎賤人何也是猶氣體與聲音其居使之然也豈因巧拙哉雖然拙之甚竟以失其貴間亦有之若夫精妙則泥古人之陳迹而不過區區字畫之工巧書家者流非所企及也篆刻亦然陵南公子有此譜

雖遊戲所成固性之所好雅麗精工自將與就一家嗚一時者頡頏亦唯氣韻大哉居乎不可同年而論云

記

桃花園記

墨水東鄉有達子翰之莊而宅在萬年橋頭橋墨水下流永代橋上流東分流處也則舟路通其莊往來最便捷也子翰世奉大駕乘船之役非不頡頏劇而公務之暇率意造遊消遣世慮云前三年冬月邀遊我輩也舟行十里許東又北迴初比屋臨兩岸或

公侯別邸樓觀臺榭往往對起及漸入郊野寒林夾
崖飢禽翱翔極目蕭然異乎都下舟行之興也維舟
入村落民人安居晝茅宵索綯亟其乘屋或擊菓除
田以待時耕者大亦異乎市井商賈之徒負任僭何
相語以利相示以賴之態也行可一里茂林鬱然者
則子翰之莊也入小徑數十步豁然有屋宇茅檐八
九椽墻壁不刻鏤屏障無画彩滿地栽桃樹名曰桃
花園乃所爲設麥飯芋魁羹樽盈濁醪盤盛野蕪歡
樂竟日繼之以燭及酒力漸醒茗焚香清談入微
主人彈箏使客有戔戔洋洋思者亦非都邑宴會之

常調既而就寢也無擊柝以警夜遠近靜寧鷄犬相
聞恰似宿絕境予私竊以爲富而失奢侈人之常累
也以子翰富衣食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何求不
可得而愛此幽閑乘暇游息焉何好尚超然乎流俗
哉繇此推所名之由豈唯以桃花哉蓋取此莊邃邃
然與塵俗閑隔幾乎得一桃源於游息之時耶然而
及其所樂已倦始終參差取捨反覆者亦唯人之常
情也子翰能長今之所樂乎否而今茲重邀遊也時
維暮春舟中之望改冬時之舊觀夾崖新林所謂芳
華鮮美落英繽紛者往往有之村落之中時雨旣至

往來種作怡然樂業者總髻髻乎武陵矣迺造其莊
桃花千株灼灼相映衆鳥哀鳴逐客勸酒於是乎歡
樂倍舊遊心賞益盛也既而主人徵各作之記予雖
不能盡其勝已竊察取名有由喜子翰之不淫其富
好尚之不渝其始也遂書言之

榷寺記

東都淺草榷寺初墨水過金龍山至今白馬津間西
濱曠遠幽閒奇觀自後不可具狀洲中有庵名池中
不知何世誰之所作蓋洲邊回流自庵望之如坐池
中因名云側有榷樹大二圍餘枝葉鬱茂結實最多

碩大甘美人以爲奇品自亨祿中所住庵主未嘗語
鄉國及出家之由人無知其所來者專修口稱之餘
唯圍棋爲樂也天正四年九月十八日一道士體貌
雄偉來就求圍棋乃邀對戲賓主欣然竟日無厭倦
色時會榷子熟取以供客客嗜之甚遂謂主人曰請
以之爲賭我勝能果乎否對曰果哉因留意復戲道
士竟勝投子呼曰我果得榷子也大笑而去矣既而
明年榷樹不結一子人皆異之及初冬道士復來對
戲主人徐謂曰今歲恨無榷子可以供異哉自我見
雖歲有多寡未曾有如斯指樹視之道士迫爾而笑

曰主人何忘之甚不客歲賭界我乎我持還移吾山
 今茲結實之盛無異此地今既熟也碩大甘美亦不
 少減使我朝夕飲所嗜者實君之惠賜也我欲報之
 德故復來耳主人曰客所棲山何在對曰遠州秋葉
 山是也曰何以報我對曰我有秘符能除火災傳之
 以報曰何也對曰是境也方今雖僻在葫蘆中不過
 三十年將為天下大都會草庵亦當為一靈道場而
 接境界市井於是乎不得無祝融回祿之虞故我欲
 傳秘符以永世避患而災有所謂天人之別人火可
 得而除若夫天火雖有符不可免然亦當徵樵樹而

前知則足以為之備矣懸符於樵枝翩躚去矣庵主
 取觀之奇文異體不可得讀茫然自失為問曰嗚呼
 噫嘻我知之道士是秋葉神也不然殊異乎人為豈
 能若彼乎果然歟後來之所變秘符之靈驗神豈欺
 我乎遂藏而傳之至大國初東都經營雖極廣大市
 井未及此境幽閑猶尚如初綠山觀智國師適來遊
 觀甚欲卜間隱于此遂蒙
 神祖成命薙葫蘆築境界堂宇既成而不廢故庵名
 號池中山盈滿院正覺寺然而國師未獲退居使上
 足頌太和尚為看主唯時時旋錫以為遊憇之所及

戢化遺戒，茶毘于此分骨而立塔。乃推國師爲開祖，順太和尚爲第二世，住持從此。其後門樓室屋造立漸備，爲緣嶽末刹，名靈塲也。及享保初，第九世住持念徹上人，德學厚博，無貴無賤，遠邇歸依，殆傾羣衆。於是榷樹雖不復結實，益高大鬱茂也。一日暴風頓折壞，上人卜謂是火天也，因預爲之備。九年甲辰冬，果火起西北，民家一時延燒，堂宇悉烏有。雖然，以國師遺跡與寺主盛德，再立速成，而無減舊制。上人以榷樹燼餘，手自刻秋葉神像，并秘符安置諸境內，稱曰防火榷神祠。十七年壬子春，淺草又失火，寺當火

道將逼，上人乃遷坐榷神於堂前，恭奉秘符，拜禱。火越而四隣皆燒亡，唯寺全然存焉。當火之盛，輿人見秋葉神現堂上，飛行防之，云：「從是上人信之倍，深祈之愈勤，遺戒使後住持代代相傳，禱祀不怠。初明曆中，東都大災，古來所未有。後人以爲奇談，而此刹不罹其災，爾後大小火災，免於危難中者，不可枚舉。故世人漸知，請索秘符，免災者亦不尠。至今稱榷神防火符爲當寺第一重寶，抑此寺也。以初見神異於榷樹，擁護靈驗相繼，彌隆故，榜曰榷寺云爾。」

小島氏額記并詩

宇和藩亞大夫小島君子振得宋紫石畫蟠龍圖爲
邸舍之額圓版徑三尺餘黑質金畫最爲奇觀也初
富商三井氏崇敬三圍神爲供祭祀鑿井于祠前右
旣甃且屋焉棟下垂蟠龍畫沈影于水底使冽寒泉
光彩相照彌益清潔也及重修治廣選畫手宋紫石
冠一時將屬之於是紫石一夜夢見真龍蟠曠野覺
而甚欲圖之坐以待旦而昧爽有扣門者問之則三
井氏使使請畫也乃圖所夢以應需旣成意感有神
助與三井氏謀自出其費分畫版爲宋氏之獻物也
今茲寬政壬子秋其子紫山繼志新版寫考所圖以

改更焉舊版旣破碎畫亦磨滅過半子振學畫紫石
亦善紫山適過視之問審其由遂乞齋歸命工繕合
使紫山補磨滅一日示余且語曰吾藩第邸跨龍土
青山兩地而我舍或遷移未曾離龍土境因號舍亦
用龍字且自幼每得龍畫必有逢弗圖古今也得此
揭之舍我甚奇而珍之子請爲我記焉余乃叙所聞
并作詩以助其賞
宋氏丹青元絕倫得意毫端妙入神夢見蟠龍驚起
坐待旦威靈欲寫真有客遲明扣門戶亦是蟠龍請
画人揮毫自覺有神助圖成奇狀一何新黑質濛如

望雲霧金画粲疑動甲鱗幾年井屋麗梁下寒泉潛
 影似自珍光彩凜然能照水常供祭祀拂穢塵即今
 移來邸舍裏梁間揭得賞心頻主人好與葉公異何
 問駭真龍來馴君自画龍為吉兆一画至一祥必臻
 况珍画不是尋常羨君將受福無疆豈唯它日來多
 福先見壯觀堪潤屋狹南處士藤忠休作為此詩為
 君祝

神農畫像記

田宗甫所藏神農像遠塵齋加藤榮叟以神農本經
 文所畫也墨跡彩色至鬚髮極細處無一點非文字

乃曰反復本經二十五遍也字數推而可知榮叟於
 此技以絕倫乎一時供王公貴人之覽為名嶽大刹
 之藏者十之八九時人競求之得者至稀也嚮榮叟
 女有身以田氏名乎產醫請而託之果彌厥月生如
 達乃為謀報畫之以享和元年辛酉三月贈遂裝為
 家藏時榮叟年六十八也

紫霞庵記

魚籃寺秀鳳上人夙辭任職結隱庵於寺後名曰大
 悲庵揭郡山侯所為手書額頃者又揭一額題紫霞
 庵備前老侯少將公書也上人謂余曰前日少將公

詣吾施無畏舍而過此隱庵有錫予手書額之約即
日向夕使使持來紫霞乃少將公所命貧道甚悅懌
之子以為若何余曰貴人寵光耀陋室俗士所誇而
非衲子可榮紫衣金鑲欺紫霞官寺所尊而非隱師
可慕若夫庵後林丘鬱然茂樹四時落翠鎖閑隱幽
海天紅霞時或映來則如對紫霞是其所悅懌乎上
人曰實雖如子之言所悅懌猶未也余又曰朝暮掩
柴扉白雲早晚看做乎紫色者非元祖大士之歌乎
既隱心所感而悅懌額字暗合歟上人曰善為我記
之遂書以贈焉

說

名齋說

余之於儒也過四五十而無聞焉則如德有隣朋
自遠方來豈可得而企望乎唯交不為臭味所拒雖
即筆門閨竇以文會友優游以終身聊吾人之鄙願
也寬政辛亥夏於聖阪下得一畝之宮築環堵室側
有觀潮阪登此阪芝海盡一瞬四時潮勢朝暮變態
頗為奇觀於是乎竊喜以為盜泉也勝母也使聖與
賢忍渴迴車苟欲良朋來集而處惡名境乎猶欲其
入而閉之門也今夫聖阪賢人君子所宜欽羨觀潮

亦幽人騷客所宜經過則於吾始願也猶為高之因
丘陵為下之因川澤乎遂號曰名齋

碑

武州迴田宅部石橋碑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故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可
庶幾也杜氏所以成建橋功之志也而雖事有難易
功有小大苟立得一功則可謂之不朽耳武州多摩
郡迴田宅部邨中橋多更相折壞繕修無息時或霪
雨水溢則俄頃都流亡間亦有之民以為患邨人田
口彌三郎匡明欲代木以石長除患也久矣先是九

年男女娶嫁既畢退斷家事結廬道側以賈為業行
客經過富豪委輸時有奇羨猶惡衣食務致蓄藏以
充其費又且求鄰里施者助不給以寬政八年丙辰
皆既成惣計十有五因欲刻石立碑需文余乃為記
其畧作銘曰

隱居縱身去本遷末射利非貪能散志達石梁三五
既立其功功之不朽永世無窮

武州久米川大岱橋碑

武州多摩郡久米川邑在東都西六里山聖代至治
之極東都殷富自古未嘗有也故郊外之民往來貿

易以為產者率與農相半為久米川亦復然然邑南
 有大岱橋乃出東都之所由也邑大姓山田氏欲造
 石橋未果前三年以老病没今茲嗣子造之先大祥
 成實寬政九年丁巳五月也余喜其能繼志立功全
 孝為作銘曰

嗚呼山氏累世貨殖富而克散好行其德石橋一成
 子不失職父達宿志功孝無極數百千載家聲惟馥

墓誌

芝村瑞公墓誌

公諱輔宜字子保號芙蓉小字幸次郎平姓織田氏

平相國清盛之裔也後世為織田氏至信長大顯
 國初時信長之弟長益有功關原役乃封以攝和二
 州地三萬石後請分三男長政與四男尚長各一萬
 石自領一萬石退居于長安號有樂樂茶道以終身
 而長政邑于戒重尚長邑于柳本俱在和州為列侯
 戒重侯七世之孫曰肥前守諱長亮為公考母壽昌
 夫人細川氏以享保十七年壬子十月二十四日生
 公於白金邸明年公甫二歲遭喪繼位及長好學最
 善書延享四年丁卯十一月始朝見
 惇廟敘從五位下丹後守公既臨政温而有威臣民

服從務舉廢政立舊臣無後戒羣臣武備時時自試
 無怠又請朝遷邑於芝村衆悅為便始適夫人士
 岐氏未親迎而喪又娶長門別封清末侯女無子久
 之離婚妾氏亦不產終無嗣安永七年戊戌二月使
 弟長教襲封公營隱居老焉寬政十一年己未八月
 二十九日以病終享年六十八葬東都芝南萬松山
 先塋之次法諡瑞岱寺殿貴巖菊翁大居士自書在
 笥中故不復改選今侯名長字從五位下左衛門佐
 長教之世子而公之姪也由世次服王父喪為主銘
 曰

幼遭愍凶長重師傅受諫如流謹厥侯度政化功成
 賞罰無誤好書究精勤學弗措出令自試武備維務
 舉廢繼絕社稷以固遷邑利民攘災謀裕宜哉沒世
 永將思慕

墓碣

俊庵田君墓碑

君諱玄方田中氏號俊庵厥考玄秀君承三世醫業
 馳名一時朝命令侍
 東叡大王賜月俸三十口以列官醫逮其衰老也君
 以嗣子時時代侍診治有効

大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乃請之朝寶曆六年丙子六月朔始拜謁

惇廟自後隨列朝朔望九年己卯十二月賜月俸父子相等從此每

大王登日光山有事扈從無闕十一年辛巳從

大王于京師也 召朝見賜時服黃金十三年癸未

十二月賜地於市廛補俸之不給也久之改月俸賜

秩百五十石實

浚廟安永四年乙未十二月也初月俸止其身於是

乎為世祿云君資性方潔不苟合俗凡家政無更考

之遺法考不好酒戒門徒家人無縱其飲君繼而益

剛制佳時吉日或置酒待賓客特行禮已未嘗至極

歡雖知頗害乎世交確乎不渝其守終身如一日以

天明八年二月八日卒春秋七十葬東都城南正山

禪寺先塋之側君娶清須氏生一男二女而卒男天

不再娶養弟子角田氏為嗣名玄鈞號俊川以長女

妻焉俊川君術學既成常服其勞亦猶君逮考衰老

患休以業與俊川君驩畧知君為人受委銘墓其辭

曰 考之所基維堂維構丹墀功成永照後甬

考之所基維堂維構丹墀功成永照後甬

孫南集 卷之三 孟昶墓碣

孟昶諱之績，氏袖山。世臣湯長谷侯。祖諱信，政資性
 驍勇，精兵法及武技，勵操乎侯家干城，以勤勞累遷
 亞大夫。屢加其祿，然無累養他人。子為嗣，妻以次女
 生孟昶。孟昶十歲時，其父有故去藩，信政撫育幼孫，
 長襲其祿。孟昶已繼祖，亦能秉忠，獲上歷年未久，賞
 賜增祿職，次且進，殆將及祖之終，以天明七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逝矣。年三十三。葬東都南郊廣岳院先
 墓側，娶金子氏，有一男一女。男甫四歲，女以是歲生。
 孟昶自幼耽書，與學雖多病，處鞅掌，孳孳不廢書。既

夙成於藩，為世子師。其他門生頗多，學則通涉，殆遍
 留情詩文，最才所長。遺篇大富矣。余與孟昶相知三
 年，乃推余為師友。小大文辭，必使余判。余亦以為起
 予之益友。且聞臨盡之言，亦唯欲使余作墓銘。則非
 異人，任為畧記其狀，繫以銘。其辭曰：孟昶，字公遠，
 承厥祖後，繼武以文。好尚異事，濟美同勳。業之不朽，
 珠璧維芬。

如岱君杉浦氏墓碣

如岱君諱孟成，氏杉浦。君善兵法，如岱其傳書中語。
 取以為號。云和州芝村之大夫也。高祖吉成始仕為

司郡長吏終亞大夫自曾祖英成祖英頭父用成逮君四世相繼為正大夫天明八年戊申四月侯歸封於芝村使君出與聞東都邸政明年四月及侯之朝覲君當得歸俄而寢疾漸臻危篤莫養於旅館於是其弟二人偕以誓御來在邸兄名蕃成既為叔父嗣弟名成尚與君同居侯乃命之侍湯藥蕃成亦每直暇省視不懈數月之後君殆將起一夕忽發變症卒寬政元年己酉九月四日也享年四十在職八載娶草間氏生一男子甫七歲未得奔喪二弟相議葬東都城南泉岳禪寺侯家先塋之下既而請墓銘余余

以斯文相識期年君交待甚厚余亦為之盡故不敢辭焉君為人直質而無流心雖頗篤學不好辭賦不貪博涉苟所誦讀潛思三復要究蘊奧窺微言其志專為己而不尚浮華如此則秉忠敬事推而可知

銘曰

重臣之職累世之榮惟承惟保不隕其名小心慎密守其貞清東行一載邸政自平為異土鬼護侯家榮神其安焉永遂忠誠

長坂秀榮墓碣

長坂氏其先福圓以元和九年仕為朝臣寬永中

當_レ大廟經營時奉祀事有勤勞特恩賜時服子孫世奉_ス大廟于紅葉山六世之孫秀榮諱政昌初亦奉大廟中以病辭後仕西城執法省以天明六年四月七日終享年四十九娶大久保氏生三男一女伯嗣名方度稱榮頌仕如父時仲季皆嗣他姓末女未嫁秀榮好善奉法榮頌亦善今茲寬政乙卯春官試武技榮頌應試賜白金遂賣其金建考墓碣請余銘之乃畧記其狀作銘曰

父之所善傳子顯之子之追孝父之所基

長子義墓石

忠義俗稱直次即父狹南藤忠休母影山氏以天明七年丁未十月八日生于東都城南三田臺僑居六七歲父試授向讀頗穎敏好朝夕誦習至十二三歲遊業于父之門者童子為師友冠者為益友書畫亦性所好誦讀之暇日夜習不倦書既常服父之勞所抄寫不數稍長衣服佩刀不羨人美飾殆有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氣象自投句讀兒輩束脩及親朋贈遺悉以供文房費不一及翫弄物時時作詩無才少

恨間有可觀者遺稿數十篇存于篋裏矣自幼得貴人愛顧就學茶道又曾圍棋可半歲與衆手積歲者相敵人奇其才勸擇師學以害于業止先沒數月始學俗謠聲韻曲節先輩稱善自欲以為餘間娛樂一朝寢病八日而夭享和二年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歲十六雖未字去冬先冠且為句讀師故不殤上東海寺中真珠院境內成人葬焉父自識墓石因告曰生于南郊沒于南郊骨肉歸復于南郊土此土靈幽塵境間隔父所為卜竟乎安焉

狹南集卷之三

狹南集卷之四

武埜 藤忠休明夫著

祭文

祭男義文 并序

享和壬戌秋七月男義喪傷痛不自勝纔雖免喪明之責葬事既畢情鍾猶初沒默感念往時初義未生相人見余曰子有多女而無一男幸哉今而有男必害乎子之身至知命則無患矣而義之生也余既五十矣一道人見之孩提時歎曰此兒不凡後當大顯於是乎并念相人言

顧復之愛益隆待其長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雖然寓居市井毓窮困中其嬉戲混商賈兒如
同隊魚大慙三遷之教亦唯性之異乎比及齟
齬頭角稍露好學有雅懷不復交非類漸長書
画及諸小技凡其所學才皆不下人人以賞譽
不深留意唯學是勤見進未見退生平侍父講
席送迎應對之不暇如無所聞者退而察與儕
類復習不一遺失頗有擅名之漸余喜以為我
命之不遇雖夙志不達幸有此子繼父之志業
以興我亦何愁乎唯恐我之年不及見成立豈

圖義之命還傷蚤亡一朝寐病既知不起歟再
三謂父曰得如斯病以為父母之憂豈不孝
乎豈不孝乎余慰之曰汝誤讀論語以為以
疾為不孝乎馬融不曰乎孝子不妄為非唯疾
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即據朱註身無不謹失而
感時氣疾者槩為之不孝乎嗚呼汝過矣雖則
過矣見過知孝汝安之及疾漸篤一夕見母患
積聚泣涕嗚咽輾轉煩悶余恐加其病儘強制
之而不已曰誰有見母之疾苦恕之子乎孝情
切至使父感動嗚呼天與才性不假年齡生來

十六年所日夜樂而待遽然喪失何以慰餘年
 雖才不木各言其子賓客更弔嗟皆稱其聰敏
 惜其短折使父屢慟絕殊異常兒哉既過小祥
 哀猶未衰間逢久闊之人則雖於道路必首問
 義也問學所至及聞其死亦皆驚駭痛惜使我
 為慟則追懷感傷不知已巳時忽爾大祥至作
 文以祭其辭曰

嗟苗之碩秀而不實秋風纔起摧謝蘭秘爾來三載
 庭階蕭瑟嗚呼悲哉吾兒令質稟生民秀拔出羣匹
 能繼父志唯事學術誦讀不倦遊戲無逸日就月進

夙譽不失天假之壽大學可必豈圖遽爾散翬一疾
 嗚呼悲哉吾兒夙成岐嶷聲聞不為過情既使汝父
 得有子名孝乎惟孝子道以負短折有命使父母哀
 顏子閔孫豈不孝哉親戚諸友齊惜汝才況於父母
 痛思難忘日月如騁既速大祥為修薄奠我心憂傷
 家之有亡汝之所知分不可越抑如在私祭汝唯恐
 薄孝厚慈靈其不泯來格享之

贊

畫龜贊

神靈之精王者嘉瑞上下方圓法象天地洛水負書

赤文朱字決定疑謀吉凶爰示餘不亭溪左顧數四
邾城軍人逐奔受墜後世美談能謝恩義萬歲千秋
惟德惟熾

陶淵明曳杖圖贊

歸來賦就與世相忘樂夫天命奚疑奚求曳杖孤往
心任去留宜哉觸物感生之休

福祿壽贊

瑞現異人形時占聖代寧古今稱福祿天地等遐齡

古鉦圖贊并序

某侯有古鉦諸葛武侯軍中所用物云最所秘

藏也他侯有求其圖者乃使近臣打贈一枚其

所求以一枚賜所打臣菊桂浦與其臣有舊強

請而得之遂以為掛幅需余題其上為贊曰

落星一夜收陣遺鉦幾歲遷東既入列侯之藩永秘

寶庫之中世人終無由見此圖唯是宜公形象刻鏤

不凡打得看與真同于嗟為器可貴圖亦珍賞無窮

器貴維因德馨德馨而遺愛隆千載下萬里外觀者

欽出師忠

聯

魚籃大士柱聯應寺主需

翠黛現蛾眉去垂化陝右之郎金軀携籃兒來輝德
東方之刹

跋

名實篇跋

此篇也圓明上人半座賀偈而玄魯師以書記輯錄
命曰名實乃序謂其學其德諸偈所稱非虛譽也審
矣既而需余跋之嗚呼余道不同有可相與言乎而
空門妙悟之道豈亦屑儒家有為之言乎蓋玄魯師
其所譽者雖必有所試猶尚為恐他有疑黨故欲使
道不同者有言歟抑空門妙悟之道即自立雪斷臂

未嘗聞有其身者今道其道者豈亦有其身乎身猶
不有則不阿其所好可知矣誰有間然者哉

書牘

與山子和

甚矣哉不佞失禮於長者去歲自傾蓋于山陰社不
啻辱同盟之誼特蒙異寵數訪邸舍極懽退而竊謂
不佞於足下雖年相若矣道相似矣足下大邦世臣
而不佞篔門閨竇人也亦且比業則不佞豈足與足
下稱鴈行乎即君子之不遐棄人不佞亦何幸得如
此哉今歲暮春及足下歸期也不佞偶發疾不得一

往爲別牀褥之中聊構思送序已雖脫稿亦無一僕
可致之足下虛終失期矣雖恃君子之多恕至今每
念慙愧耳頃山子有謀集先生及諸子送別序詩致
足下于國則喜附呈拙序并問起居曩所聞聖廟今
成乎否鄙意盡于序中不復多白焉山陰社先生無
恙諸子仍舊雖然秋歸德繼足下歸每集會未嘗不
西嚮言二君秋候今將至他日益於邑乎西風耳急
裁不具

報馬子衛

夏月甥嵐生歸得足下之手書伏讀慰久潤踴躍起

居無恙且聞之甥之言邑治清平職事安逸幸甚幸
甚顧足下學古知道安知無效用牛刀者哉往歲足
下歸邑繼不佞亦辭藩僻在乎田間也隔遠如秦胡
前六七年及不佞再東憑藩有司通信音一月三之
不爲難而猶不得一書尋舊盟者雖由寄寓不定奔
走無暇亦唯不佞之惰哉然每賞會盛坐未嘗不懷
足下於舊遊每懷亦未嘗不慙踈絕於足下而足下
猶不罪得書喜愧相半焉來示云欣躍今也不佞以
業教授夙志不違并賀及有夫妻子母之屬即有夫
妻子母之屬幸得不廢大倫以無生產供朝夕窮乏

益甚矣故今下帷招徒者非好為人師苟欲衣食於
 束修而猶尚不給雖歲豐雖冬暖不免使妻子泣飢
 寒動將生塵魚於臈釜則窮居戚戚不能守范氏之
 自若親舊聞其如此或勸求仕或勸易業甚者將令
 冒他姓嗣世祿不然則曰儒者之於今也擅譽文苑
 馳名海內進不得從政退不能安身好自違俗生涯
 孜孜糟糠不飽假令溝壑可自分奈妻子之艱苦何
 哉弗思甚也生此世為此世得富是可也其譏與閔
 都以及汲汲於富貴者責戚戚於貧賤者則胷中之戰
 豈亦得休乎雖然不佞往者辭藩也無意敢向他邦

飾固陋之心苟得就閒潛思肆力於文辭足矣不然
 不佞雖剪劣不至窮乏如今日孔子不苟求富乃曰
 從我所好不佞既從所好即雖戚戚於貧賤豈敢為
 祿利改樂哉他日若有待以文學者重曳長裾於朱
 門亦將不敢辭既辱知己為吐露情實不隱伏願諒
 察寄貺華紙敬謝遠惠頃者近里有怪事錄以供覽
 緩報失敬亦坐煩冗之故叨恃多恕爾寒威已栗烈
 強食自愛

報田中氏

田君足下去冬將辱賁臨之命太田氏見致於是聞

足下之嗜學苟有臭味交遊不拒也懷仰之甚無日
不翹跂既而改歲賦書惠詩并自太田氏乃已開緘
彩章鬱然金玉盈筮追琢之功一何盛哉捧誦三復
欽羨彌殷而書也詩也過蒙推重叨欲使居先忠休
不佞蓬蒿一豎儒何敢當之哉顧忸怩耳僕向忘固
陋猥求仕於大邦者豈敢自銜鬻以爲足用哉雖吾
斯之未能信而亦有不得已者僕自以斯文業衣食
於奔走十年如一日飢寒窮困常亂心思則志業從
而將廢壞焉若得天幸全飽煖手恒祿肆精力乎載
籍冀素志不挫折卽雖蹇足之步將有小進君恩又

從而當報萬一耳嗚呼學不勤誰能成矣以今所爲
待其成乎是猶徒羨魚而不結網也故今之求仕也
吾斯之未能信則素餐之罪姑甘心執咎亦唯爲飲
河之願而已足下雖未得承顏色業已蒙不棄之厚
又且爲臭味故聊布鄙悃伏願憐察拙和一首呈謝
高誼春來殊雜冗加以眼疾失禮於緩報祈君子
有恕

報馬子衛

向者見惠石硯一枚銘全垂鳳鳴石奇狀異質黑色
而有碎金光點非彫非畫宛如望衆星於暗夜晶瑩

可愛但以不知出處爲恨矣尋辱書貶乃知貴邦鳳
來山下硯川所產既而聞之所善僧曰往昔仙人乘
鳳來止彼山後因爲名麓有清流謂之硯川出秀石
二種可以爲硯俱名鳳鳴蓋取之山也雜金曰金垂
雜銀曰銀垂金垂殊爲勝也甚哉足下愛顧之厚令
一介書生坐致此遠物以爲几上珍奇示以照巖穴
則名亦妙哉在不佞乃當比來儀之榮而已聞之昔
蘇公頌遺梁況之硯曰爲他日玉堂用及梁公在翰
苑果有如其言後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足下
於不佞固雖與之異然唯爲長物翫弄已豈得不背

足下厚意哉他日苟供翰墨之用黛點文字耀明賦
章冀成五彩以之取足下之一笑唯是不佞之願耳
承聞長君熊羆之喜既已就館樂堂構乎他日想足
下顧復之績寧不成大器玉樹之榮庭階之美豫計
足下福德敢爲踴躍耳近來殊紛冗適所著述一時
漫作無足供覽者雖然爲不可以拙解知己故呈數
稿塞命伏祈諒察

與山中僧

自師之買山而隱今已數歲也蓮社結構計當成然
未得一書招者師豈難爲不佞許歟將以爲使詐

之造遂攢肩而去乎不然何為少三笑之一哉乃不
佞則每念昔日方外之遊未嘗不身在人世之中心
居乎虎溪之間而已

答請壽詩人

辱書示承聞尊親七十誕辰將大闋筵奉壽因預謀
之需壽詩於四方遂蒙不遐棄遠見告及念豪族累
世之隆又且尊親老成之德足下濟美之才自諸搢
紳先生凡一時文雅之士交接已遍則華筵烏集瓊
筵山積矣僕之譎劣豈不慙形穢哉即強為之僕未
與尊親相知則雖稱其成德得無似吠聲者乎唯是

陋巷卑賤之徒為親為壽也其家固乏文雅之交其
人無德可稱則不論知與不知巧之與拙得一篇賀
詞可以榮之若夫豪族累世之隆交接已不乏况其
老成之德親見而知之者諸搢紳先生凡一時文雅
之士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為稱壽則何屑似吠
聲者矣雖博物君子固不得不辭况僕之譎劣平不
唯慙形穢恐妄言背其德矣違命之罪君子幸有恕

與浪子某

初每詣足下香味錯雜令人飽飲而歸也郇公厨不
能過今也每詣見饜無欲清之人竊恠昔人濯足於

金蓮花盆以酬平生不足而足下還酬平生有餘歟
 然猶有取乎寧固既而聞足下入則儉嗇不顧父母
 養出則博奕好飲酒縱情於倡家荒樂惑溺無不為
 之狀也未嘗不茫然自失奈何足下厭素封之富肥
 甘輕煖采色聲音無不足於口體耳目之安逸而愛
 心勞日拙之行邪即非弱喪十年尚猶有臭而足下
 寧能為石人邪冀改厲之及能終也足下信乎否

與邑叔美

以修古名足下亭者非荻休卿乎而休卿豈阿其所
 好者乎其有所試矣僕周旋足下以文辭而已足下

業暨文辭緒餘也然頗見修古况其所業豈疑名於
 休卿乎記文雖形穢冀將述僕之所信而使覽者亦
 信之唯是紛冗今也失構致之期願少寬恕不日當
 塞委命耳

與宮大進

古之垂釣者無若渭濱之老足下所知也彼姑避殷
 虐政獨善其身耳故遂輔王業而身血食乎永世也
 不然在其子孫而晏子戒以流連荒亡乎而流連荒
 亡豈唯諸侯憂哉凡急其所業耽其所好者自古未
 嘗有能終其身者以不佞觀足下名醫而行漁也問

之則曰我不幸不為世所知來請治者少也然慙有
術醫故優遊以從所好而已嗚呼足下過矣古人不
曰乎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
夫醫之為業要為人所知則宜救急為先救急効見
於近而緩病治行於遠自然之勢也救急固爭寸陰
而日日出鈞縱比隣有急疾願欲請治不知在何濱
業已業醫而不能救急死於鄉隣不愧于人不畏于
天乎不佞與足下雖相見日淺結交已深故不辭疏
斯數焉伏望省察

與菽休卿

客歲不佞赴彈冠之會尋足下將遊崎陽也私竊喜
謂足下以患多之木窮游觀廣覽之知經過奇勝縱
之於目錄之於筆加以詩賦日就月積計之歸年當
車載不勝不佞雖才少亦幸升斗之祿以供衣食得
專意斯文聊足酬宿志矣於是乎掃閑軒迓歸客濁
酒一杯彈琴一曲以叙離闊擊節紀行篇快若何也
既而足下以病不果行遂去舊廬不復下帷不佞已
移居城南待命上春而不得困厄之狀季子裘敝無
以過也爾來參商之闊不得一握手紓情懷者非途
路遠栖栖生理也若何吾輩之不用至如此哉况不

佞不忍凍餒妻子志業將廢孰與足下侍先生于函
 丈朝夕以請益期大器於晚成乎雖然此一
 知非今禍之後福之所伏矣乃不佞時時叨思孟子
 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強自寬
 而已萬里數會傷二人漂零加骨肉矣亦唯臭味之
 情耳甚欲一晤言尋舊歡足下勉之乎

報賢空師

十月捐書達自太田氏伏誦審趺坐安穩幸甚承聞
 今歲八月尊師移住乎陀峯蘭若素聞陀峯一州密
 門檀林而小大道場所隸最多然則自非學德盈滿

衆望所歸誰得而爲之主矣尊師德量可推而知群
 衆渴仰之餘隨從如師者自有光輝矣勉哉不佞亦
 唯爲師踊躍耳佳篇數首并見寄詩文展開三復見
 大踰曩時古人所謂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者師有
 好事哉想扶護老師於大刹固當不遑寧處而猶旁
 不廢此技即雖性所好有確乎不可拔者也方金之
 賦謹領焉佳什檢返寄詩當和答奔走依舊今未構
 思作報亦不罄所懷萬謝期春來旋錫

代達子翰與畫師常名

不佞既服足下高致且感畫手之妙絕也每與人相

見未嘗不歎述於是人間名則告曰名常名每曰以爲常名不宜足下名若有難之者不知所以解則使人曰彼患人不知已而竊於名也竊爲足下患之故請更選善名而足下不意及數言之却難不佞曰有說則可改不佞固陋雖不足當足下者君子請試論之願足下下氣以聽之足下所業畫也而以常名爲名可謂名實不副者蓋常名老子之語也假令足下雖曰不取之赫赫古書而常名一篇之太旨觀之卷首則苟讀書者誰以爲不然果爲取乎老子歟彼所謂常名形而上者也足下所業形而下者也何則曾

聞畫六法者從氣韻生動以下都就象形爲言也故稱顧愷之六法能備如維摩光明隣女呻吟雖傳妙於永世畫形而後得之矣他若張僧繇吳道子之畫龍黃筌之野雉及文與可之墨竹米元章之花鳥之類筆奪造化之工古今稱奇亦皆非成象形無由見其妙此畫之形而下者非誣既已業形而下者以形而上者爲名非名實背而何儻強爲說則可然言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形有形之所自出有無豈一矣哉雖然此理之至微者非衆人之所能悟且不可每人辯則好奇之甚者也不佞爲足下不取且足下

與以奇名驚人之耳也豈若見奇於筆端悅人之目哉足下幸亮察

與舊藩菊大夫

向者執事從公駕于祗役也僕固陋即無一言任送行序詩以寓離別之情固當不俟命而見屬愆期何辭得以追其罪乎別後欲速構思則賤妾寢疾幾將不起也僕躬自省視取湯藥之暇為食與兒輩孩提未就口食甘脆以代乳猶啼不止則抱為散步眠則寢之病母懷朝走乞求醫藥夕起折薪汲水瘡瘡自罷因傭一老奴頑愚而多慾懶惰而好睡徒損資財

無一事扶僕集蓼辛苦至今思之竦然矣及踰月之後雖幸免莊岳之禍尋遭茲險歲飢餒逼朝夕微惠窮交不足則稱貸唯圖欲苟免流離也勞奔走挫志業未有甚於此時者老蘇上田樞密書曰當時之文淺狹可嘆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僕才不半蘇氏窮必倍徒之雖欲強成豈可得乎姑甘心取罪而已閑春得小安將勉有謝寒威今冬殊甚旅館強食

與山孟頫

嚮觀足下見戒河生之書今復覩見勉勵之書過推

重不佞一何甚也不佞豈足為人師者乎每儉閱佳
 篇以不任芻蕘於足下為恤而况辱乎執弟子之禮
 乎彌讀彌慙愧而已敝廬初春會以正月二十三日
 為期辱臨是希宿題前日託河生定既致之節物今
 已逼春來萬面罄

與石子亨

不佞知足下勝情而未知其勝具今聞遊上毛至則
 先登中嶽奇觀可愛且渡石橋至最高頂石滑如覆
 盆臨不測谷手足難止勝具優劣辨于此耳

狹南集卷之四

狹南集後序

夫大丈夫之處世也志業耳而
 德者高矣難矣中人以六不可
 企及也而功亦非易也何則當今
 彙鍵無事非戰勝攻取訕譎獻
 捷之時雖有良平之智韓彭之勇
 奚得設旆采芻已則言采先聖云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弗可以
 已也其來尚矣然則苟立志業者
 非言則不可也而言不可不以文

也文之如何翰與墨而已人之欲
名實並不朽非是則不可也藤明
丈文言所以志立業成也是以可
不謂立言乎

真其能執力源賴純



挾南集跋 自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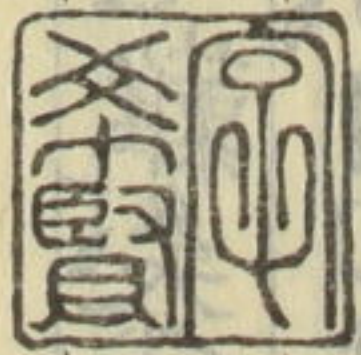
余常謂窮而不患者難矣窮而能樂者尤難矣我
岳翁不遇居陋巷數十年而自若不變介自以其所
志文之詩之優游以樂之不知老將至窮而能樂者
翁其有焉而其作固不也說于世故二三子家恐或
失其稿強請三之一壽梓耳
文化乙丑年冬十月

石永貞識



古人有言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豈尋常之士之
 所得而能哉 岳丈困窮閭里者有年於此而其好
 學之心澹然未嘗少變蓋猶夫貧富貴者汲於名
 利也頃門人故舊欲編其所著之詩文上之梨棗乃
 請 岳丈岳丈因錄其三分之一以授焉於是諸子
 醵金以命剞劂氏及其功將竣使 余書其後 余謂
 岳丈詩文之巧麗則諸子之序既悉之而 余復何言

加藤景範



姓南集跋

